

元宵湯丸團團圓圓



文化什錦 方曉嵐

正月十五為上元節，元宵就是農曆新年的第一個月圓晚上。月圓在中國從來都有特殊的意義，第一個月圓之夜表示新一年的開始。元宵節也叫燈節，相傳是因為古印度僧人為瞻仰佛舍利而燃燈，而這一天正好是中國的元月十五，信仰佛教的漢文帝便仿效這個印度習俗點燈禮佛，並下令百官庶民在這天晚上齊齊掛燈。傳統的元宵花燈活動包括點彩燈，猜燈謎，吃元宵等節目。

相傳隋煬帝在公元六一〇年正月十五那天晚上，在洛陽搭台歌舞與民共樂，並做糯米丸子放在甜湯中，賜給臣子和歌姬作為晚食，這種無餡的丸子稱為浮圓子，也稱為元宵。吃元宵就是吃湯圓，是代表對家庭團圓的良好願望。

宋代宰相周必大的《元宵煮浮圓子詩》曰：「今夕是何夕？團圓事事同，湯官尋舊味，灶婢說新功。星燦烏雲裏，珠浮濁水中。歲時編雜詠，附此說家風。」從此，元宵節吃湯圓象徵團圓的習俗，在整個江南地區流行起來，再演變成以水磨糯米粉包裹餡料的湯丸。

北方把湯圓叫元宵，是應節的食物，用芝麻、山渣、白糖、核桃、豆沙，棗泥等食材做餡，在一大盤乾糯米粉中不斷滾動「轆」成丸子。從正月十五的前幾天開始，北方城鄉到處都可以看到製造和銷售元宵丸子，過了元宵節便全都不見了；南方的做法是包湯丸，是全年都可吃到的甜品，做法是用糯米粉加水搓成皮，把餡包在皮內，再搓成圓圓的丸子，俗稱為湯丸，最受歡迎的餡是黑芝麻、花生或豆沙的甜湯丸。也有些湯圓是沒有餡的，把糯米粉揉成小小的粉糰，煮熟後放在糖水裏，江浙人的酒釀丸子便是其中一種。

寧波湯丸之所以揚名，是因為在清道光時期，一八四二年簽訂《南京條約》之後，寧波定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外國商人在寧波吃了麻心湯丸，大為讚賞，於是中外食客慕名而來，寧波湯丸名揚四方。根據宋代傳下來的標準，正宗的寧波湯丸，餡料是芝麻、豬油和綿白糖，用綿白糖是正宗，因為砂糖在煮湯圓時未必會完全溶化，當然重點是要用純水磨糯米粉搓皮，不滲其他



▲寧波湯圓（左）、客家鹹湯圓（右）。作者供圖

粉，才會口感柔滑絲軟，最佳吃法還要現吃現做。

超市中的各式冷凍湯丸，必需滲入其他粉末令湯圓保持形狀和不會裂開，口感跟純水磨糯米粉做的就當然不同了。不少人在家自己動手做湯丸，問題就是上好水磨糯米粉不易買到。

傳統客家人在元宵和冬至日都會吃湯丸，據說「丸」在客語中與「然」同音，「然」在古漢語中意思是「讚」，《三國志·蜀書·彭美傳》曰：「即相言讚，遂舉事焉」，客語稱讚好吃的說法正是「讚食」，

而且對客家人來說「丸」和「緣」都是同音字，象徵幸福圓滿。

客家人吃湯丸，有甜湯丸和鹹湯丸兩種。為了要拜祭祖先，客家湯丸一般要做紅色和白色兩種，紅色的是加了紅菜頭汁來搓，講究的客家人會做五種顏色的湯丸，現在一般都會簡化了。

做客家鹹湯丸，在台灣地區流行用肉絲和冬菇做湯底，加茼蒿、芹菜、芫荽和紅蔥油；在馬來西亞的客家人吃鹹湯丸最講究和隆重，是祭祀日的食物，特別之處是要先煮一鍋排骨雞湯。做法是用一斤多的排骨洗淨，一碗蝦米浸水後撈起，蒜頭一個剝蒜蓉，還有大約五十克薑絲。先爆香薑絲和蝦米，放入蒜蓉排骨炒勻。煮滾一煲水，把蝦米和排骨一起倒入水中，加少許鹽，用大火煮沸轉中火，大約要煮四十五分鐘。再把一隻雞斬件，先用生抽、蠔油和少許糖醃好。把雞件連汁放入煮好的排骨湯中，再放入一大量杯的客家黃酒，煮十五分鐘，最後放入已經煮熟的兩色湯丸同煮一會，客家鹹湯丸就做好了。

童趣綵燈



市井萬象

香港「甲辰年元宵綵燈會」會場之一的香港單車館公園點亮各式綵燈，迎接即將到來的正月十五元宵佳節。香港單車館公園的綵燈以「童趣夢幻樂園」為主題，一系列富有童趣、色彩繽紛的燈組將公園布置成一個夢幻樂園，令大人和小朋友可以一同共度良宵佳節。

中新社



▲香港單車館的綵燈吸引市民拍照。

德國的香水文化



柏林漫言 余逾

說起時尚圈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香水，大多數人可能想到的是法國巴黎、意大利米蘭，很少人會覺得香水跟「時尚荒漠」德國會有太大關係。然而，當提起香水裏的「古龍水」，就不得不說德國了。

人們所說的古龍水，這個用來形容中性或偏「男性」香水類別的通用術語，其實來源於德國城市的名字「科隆」，所以準確地說應該叫「科隆水」。

熱衷於古龍水香味的德國人喜歡聞起來乾淨清爽，很多女性也會使用這種中性香水。相比起來，不少東方人喜歡的花香或果香香水在德國人中使用得比較「謹慎」。為什麼要用「謹慎」這個詞，因為花果類偏甜的香精常常會使用在洗髮水和沐浴露中。曾經一位德國朋友陪我選香水時拿起一瓶香水噴了一下，我正尋思着味道好像似曾相識，他搖着頭說：「噢不……你不想聞起來像浴室，對吧？」

我恍然大悟，原來他們非常慎重地選用甜味香水是這個原因。除了主流的古龍水，德國也有來自其他文化淵源的香薰，比如遠東的香薰條、中東的香薰精油、南美的熱帶風情香料等等。生活中散發香味的形式也各式各樣，有香包、擴香、蠟燭、香條、香薰噴霧……

德國的大街上，一絲淡淡的古龍水香味，毫無違和感地融入另一側飄來的咖啡香味中……

嗯，這很德國。

會被搭配當作藥物，成為香薰療法起到治療頭暈頭疼的作用。讓人沒想到的是，疫情期間消毒液不夠時，土耳其人還會用古龍水來進行消毒。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偏中性或者男性的香水發源於德國，據統計德國有四百三十萬男人每天都會使用香水，名列世界前茅。而柏林男士，則是德國最愛噴香水的男人。不過總體來講，德國人使用香水的習慣是「越淡就是越香」，營造出那種非常微妙的似有非有的氣息。這跟德國人那種內斂嚴肅的氣質也相當符合。

熱衷於古龍水香味的德國人喜歡聞起來乾淨清爽，很多女性也會使用這種中性香水。相比起來，不少東方人喜歡的花香或果香香水在德國人中使用得比較「謹慎」。為什麼要用「謹慎」這個詞，因為花果類偏甜的香精常常會使用在洗髮水和沐浴露中。曾經一位德國朋友陪我選香水時拿起一瓶香水噴了一下，我正尋思着味道好像似曾相識，他搖着頭說：「噢不……你不想聞起來像浴室，對吧？」

我恍然大悟，原來他們非常慎重地選用甜味香水是這個原因。除了主流的古龍水，德國也有來自其他文化淵源的香薰，比如遠東的香薰條、中東的香薰精油、南美的熱帶風情香料等等。生活中散發香味的形式也各式各樣，有香包、擴香、蠟燭、香條、香薰噴霧……

德國的大街上，一絲淡淡的古龍水香味，毫無違和感地融入另一側飄來的咖啡香味中……

嗯，這很德國。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諮詢已近尾聲，某日和朋友聊起立法的舊事。特區政府曾經於二〇〇二年九月下旬頒布《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並於二〇〇三年二月中旬就《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刊憲並提交立法會審議，最終因為可能無法通過而撤回。有人說，如果當年立法通過，今天會是怎麼？也有人說，當年沒有完成立法，是壞事變好事，今日香港的大環境，更有利落實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就草案內容而言，前後兩次的確有不同之處。相隔二十一年，世界大變，世事大變，立法當然要與時俱進，而且再沒有任何勢力能夠阻止特區政府完成立法的憲制責任。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記得那年曾經與一名法律界風雲人物一起出席電視台時事節目，我問他：《基本法》白紙黑字，特區政府是否有責任為二十三條立法？他答有。「可是你一再公開表示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如何解釋？」他答：我反對，因為現在沒有立法的迫切性。這是明顯偷換概念，可是這種歪理曾經大行其道，折射出香港回歸後相當一段時間扭曲的政治生態。諸如「如果今日通過立法，今天會怎樣」這樣的問題，固然歷史沒有如果，但可以讓人反思。「一國兩制」是前所未有的偉大實踐，所有持份者都應該珍惜和維護「一國兩制」，並且在反思中總結經驗、汲取教訓、砥礪前行。

上次立法挫折導致的嚴重後果，就是二〇一九年發生差一點將香港推入萬丈深淵的黑暴，這是廣大香港市民刻骨銘心的沉痛教訓。因此，今次立法諮詢討論熱烈，甚至不乏激烈爭議的火花，但主流民意非常正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諮詢展開至今已舉行近二十場官講會，對象包括外國領事、本地和外國商會、不同專業界別、社區人士、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等，絕大部分人均支持立法。據悉，拙文見報之日，本港最大的新聞業界團體



閒話煙雨 白頭翁

在農村插隊時，趕上生產隊淘井，方知豈止「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原來井水不腐，也要淘而不蠹。

那時我才知道水井還分「苦井」和「甜井」，苦井裏的水，打上來是苦水，不能喝；甜井裏的水打上來就能飲用飯。兩眼水井不過幾十米，一口井裏的水苦澀澀的，另一口井裏的水卻甜滋滋的，我一直沒明白，難道在井下流動的地下水「老死不相往來」？後來到雁北朔縣，爬過一次北嶽恆山，在恆山山腰處有一座大廟，廟門前有兩口「兄弟井」，井口挨着井口，相距不過五尺，但卻一口是苦井，一口是甜井；從苦井裏打一桶水，喝上一口，果然微微有股淡淡的苦澀味；甜井裏打上來的水真的清涼甜淡，入口入心。請教老僧，他讓我伸出手，然後徐徐道來：五指之近，盡在須臾，卻長短不一，各有所用。一指苦井，只有苦苦修行，方能苦盡甜來；再指甜井，甜中亦分清甜、甘甜，修行無止境，一步一重天。老僧好修

兩招見功架 立法有共識

新聞工作者聯會的代表將與鄧局長會晤，表達支持特區政府盡快就二十三條立法、完成特區政府憲制責任的立場。香港新聞界將繼續擁抱新聞自由的核心價值，相信可以做到既維護國家安全，又能滿足公眾知情權，一如既往發揮輿論監督作用。

除了憲制責任，二十三條立法亦有現實的必要性。二〇二〇年七月一日香港國安法實施，觸犯四大罪行包括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及實施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一干人等受到國安法制裁，連日來媒體報道正在審訊的黎智英案所披露的案情，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的種種內幕觸目驚心。但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涵蓋七類罪行，只有兩個罪類包含在《香港國安法》，換言之，必須完成二十三條立法，才能避免出現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漏洞，而新增「境外干預」罪、間諜罪、「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罪、「在沒有合法權限下就電腦或電子系統作出危害國家安全作為」罪等，亦是今次立法諮詢特區政府官員向社會各界以及廣大民眾作出解說的重點內容。

據報道，有人問及近日發表的「香港玩完」的文章，是否會觸犯煽動意圖罪？政府回應某項行為、文字或刊物是否具煽動意圖，需要按所有相關情況和背景考

慮。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參考英國或其他已有國安法國家的規定。特區政府今次立法諮詢做足準備功夫，有兩招特別見效，一是強調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不是香港獨有，包括英美等國家地區都有國家安全法。英國於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一日通過《國家安全法案》（National Security Act 2023），首度將「外國干預」（Foreign Intervention）定義為刑事罪。根據該法，外國勢力對投票、言論自由等公民基本權利進行干預，即屬違法行為。若內政大臣認為特定人物可能涉及外國勢力威脅行為，即可向法院申請強制拘留相關人員在指定地點，拘留時間最長可達五年，其間不需經過審訊，被拘留者亦無辯護機會。英國國安法規定的多數罪行具有域外效力，意味着外國人也可能遭指控違反英國國安法。英國通過如此嚴厲的《國家安全法案》，卻竟然對香港二十三條立法說三道四，這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二是特區政府設立反駁專隊，隨時反駁謠言、抹黑和不實之詞。作為今次立法諮詢的主要推手，鄧炳強親自上前線，多次公開反駁外國媒體或網上散布的不實之詞。鄧局長反應快，講話接地氣，連清帶打反守為攻，三言兩語揭露真相，實在大快人心。



▲香港維多利亞港兩岸。

中新社

淘井記

行，講得深奧了。

淘井在生產隊是件大事，生產隊專門買回一掛鞭炮掛在枝頭上，又在井口的轆轤上插了三炷香。井前圍起一圈人，儀式滿滿。我無意中成了「祭酒」，對祁隊長說，按規矩還應該有「祭辭」。他一瞪眼，說什麼呢？我說，你就說淘井就是讓咱的井再煥青春，甜水更甜。祁隊長就清清嗓說，咱淘井就為了讓井水更甜，甜到每戶人家。一片叫好聲，我喊燃香放炮，也真熱鬧。

淘井要先把井中的水淘乾，加長的轆轤一上一下，掛兩個大桶，一個年輕力大的後生飛快地搖動着轆轤把手，兩隻水桶一上一下，飛速運轉，水流不斷。清清的井水，涓涓而流；從清晨流到中午，又流到陽婆偏西，漸漸地渾濁起來，泥濘起來，於是就把繩編的軟梯掛在井沿，下去一個人看看，井下傳來呼喚，見到井底了。祁隊長又派了人持短把鐵順着軟梯下去了，再絞上來的就是一桶又一桶的黑淤泥。祁隊長不愧是當家人，喊着隊上的毛驢車，把挖上來的淤泥送到地裏肥田。一直挖到月上東山，人像車輪似的，換了一撥又一撥。終於井下傳來說挖見井壁上嵌的青條石了，祁隊長滿意地說：

收工，吃蕎麵餡餅去。隊上為打井專門磨了兩口袋蕎麥，就在隊部起火架鍋下餡餅。硬後生就是硬後生，八寸半口徑的大海碗，一尖碗蕎麥餡餅拌上半筷子黑醬，轉眼風捲殘雲一般。像我這種白面知青，也瞬間扒拉了三海碗。

我原以為淘井已大功告成，誰知道公家的餡餅面還有得吃，原來井要淘三次，淘過三次井水才清如鏡，才能入口感到甜。淘過一次後，讓井靜靜地坐井望月一夜，待新的水從井底、井壁滲滲進來，有一人多深時，再淘一次；淘乾井後再靜置一天一夜，這時候井水逐漸去濁變清。等到井淘完第三遍，井水清凌凌的，彷彿就在眼前，把每個探頭望井的人都清清真真印在水中。人們都幸福地擔着水桶排在井邊，第一擔水當然是祁隊長長的，大家擔上水，並不着急走，而是有說有笑，忽忽悠悠的，像京劇中的名角上台，邁着四方台步，有的還哼着小曲，走了。

猛然間想起魯迅的詩「俯首甘為孺子牛。」感覺更應該俯首甘為村中井，它連一口青草也不吃，卻奉獻出一桶又一桶的井水，養育着每一個人的生命。凡是從農村走出來的人，都不會忘記村裏的那口水井。